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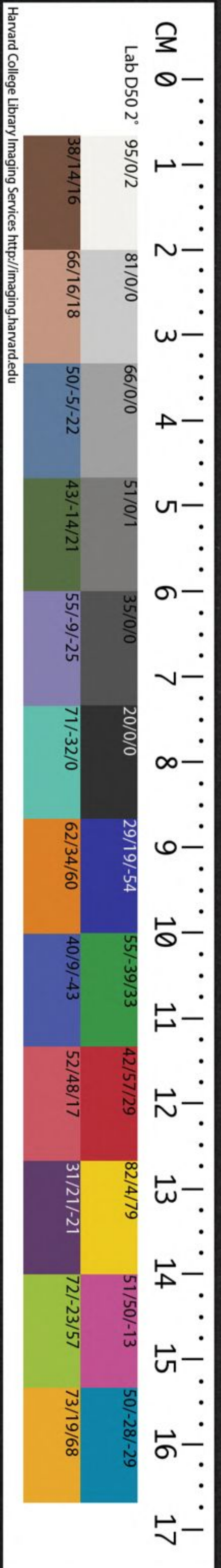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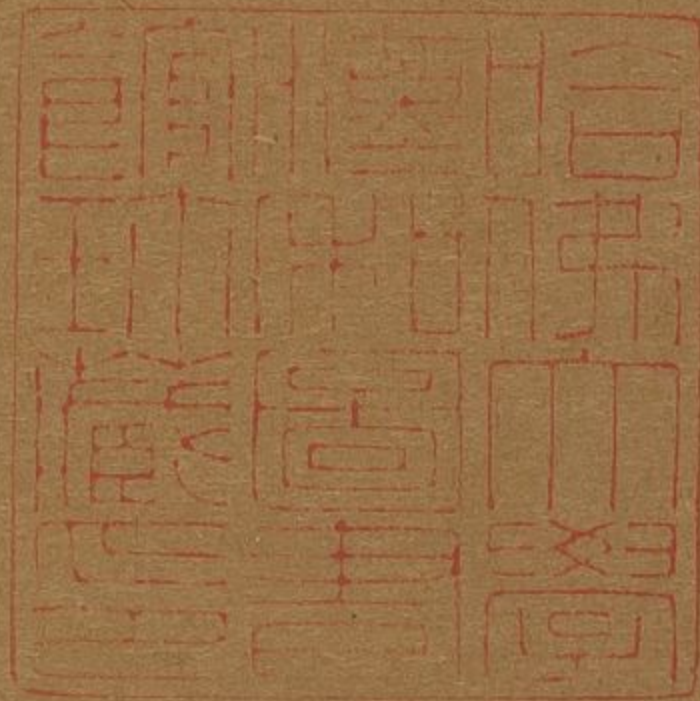
卷四十九之五十二



30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北史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德郎右春坊右 國子監員外郎 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子徵 孫政

賈顯度

弟智

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

弟勝 弟岳

侯莫陳悅

念賢

梁覽

雷紹

毛遐

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達竝贈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亦朱榮

引爲大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爲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爲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及元顥內逼從車駕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爲尒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間帝亦賞遇之嘗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內竝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尒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

竝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尒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旣達長安會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延慶娶尒朱世隆姊故被尒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公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世隆白節閔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圖

欲還師入據關拒嶮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狀寧肯戮力致死宜詭言西歸可襲而禽深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遂破禽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尔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并州後赴洛孝武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孝武之西齊神武誅之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爲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尔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改封

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爲東徐州刺史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公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尔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背悅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椿請減已階以贈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尔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說欲害椿頼尔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

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尔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爲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尔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尔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並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尔朱約爲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

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子悅太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榮之椿自以數反意常不安遂密勸孝武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直閣已下負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

稱南討將以伐齊神武帝從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
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
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六於
人恐生他變今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
歡矣帝遂勅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人南斗今上信左
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
東至武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
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
位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得
列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弔自察

起哭詔賜東園秘器遣尚書梁郡王景略監護喪事贈
大將軍錄尚書二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
王謚曰文宣祭以太牢又詔改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輜
輶車及葬車駕臨於渭陽止紼慟哭帝嘗給椿店數區
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
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况恢徵
演演爲齊神武所殺三子入關

徵字士亮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
喪朝夕共一溢米少以父勲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
家通直散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自魏孝武遷西雅

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
樂有錡于者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
見之曰此錡于也衆弗信之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
筒拊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六宮建
拜司樂下大夫遷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轉內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經有
師法詔令授皇諸子宣帝特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
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爲夫子儒者榮
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內史仍攝樂部進封岐國公
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宣帝嗣位遷上大

將軍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
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
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譴
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
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
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
六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
九十二管旣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聲亂
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
響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五

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爲朝歌比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福所基盛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案譯之所爲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鍾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廷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堦墀增脩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於笙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頗納之且令停譯所獻及武帝山陵回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旣云聞樂明卽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

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慮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墻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旣出匿於人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詔徵脩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帝爲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久而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隋文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詔所司謚之曰闇子該嗣徵所撰樂典十卷兄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子政嗣

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爲幹理玄感之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玄縱黨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鑕至京師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以出金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寮竝親擊射斃其肉多有噉者然後烹焚揚其骨灰椿弟元壽性剛毅諒直武力過人彎弓兩石左右馳射歷位吏部尚書封桑乾縣伯孝武踐阼進爵爲公除豫州刺史及車駕西巡爲部下所殺贈司空公謚曰景莊

伯孝武踐阼進爵爲公除豫州刺史及車駕西巡爲部下所殺贈司空公謚曰景莊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也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顯度乃率鎮人浮河而下達秀容爲尒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兗州刺史尒朱榮之死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尒朱度律等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尒朱氏孝武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熙三年爲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

方橋顯度執酒曰顯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於齊神武孝武帝怒乃賜顯度死

智字顯智少有膽決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伯及尔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尔朱榮死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莊帝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後進爵爲公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顯度斛斯椿謀誅尔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禽世隆兄弟孝武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

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人害孝武徵還京師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荊州蠻曾徙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乃贈荊州刺史子鵠逢北鎮擾亂南至并州尔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齊封南和縣子令還赴榮建義初拜晉州刺史封永安縣伯永安二年以招納叛蜀進封中都縣公又兼尚書行臺政有威信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

兼右僕射爲行臺進封西陽郡公尚書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余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屬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爲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人流亡乃勒有粟家分濟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余朱榮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啟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余朱兆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旣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元疇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

督杜德等追討余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元樹入寇陷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奔入城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地還魏許之及樹衆半出子鵠擊破之禽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後除兗州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採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孝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爲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討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而大野拔因與

相見令左右斬子鵠以降

侯深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飢亂深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尔朱榮路中遇寇身被苦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爲中軍副都督莊帝卽位封厭次縣子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

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爲侯尋爲平州刺史仍鎮范陽及尔朱榮死太守盧文偉誘深出獵閉門拒之深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深所敗元曄立授深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公節閔帝立仍加開府後隨尔朱兆拒齊神武於廣阿兆敗走深後從神武破尔朱氏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

史孝武帝末深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
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於神武及孝武
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深不時迎納
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深爭門不克率騎出
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深行青州
事齊神武又遺書深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
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開門待
卿也深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
亦不受代深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
輕騎夜趣青州城人執貴平出降深自惟反覆慮不獲

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及子鵠平詔
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深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
廣州遂劫光州庫軍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
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
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爲賣漿
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沒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
有如回者魏初爲大莫弗祖尒頭驍勇絕倫以良家鎮
武川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爲本鎮軍主
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爲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

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
一旅其賊僞署王衛可瓌徒黨尤盛旣攻沒武川又陷
懷朔度拔父子竝爲賊所虜度拔乃與周德皇帝合謀
率州里豪傑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
可瓌朝廷嘉之未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追
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便弓馬頗有膽略初度拔之死允
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尔朱榮允父子
兄弟竝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待之甚厚建義初封壽
陽縣侯永安中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三
司封燕郡王兼侍中使蠕蠕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

山東允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
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
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爲王轉太尉加侍中魏孝武
旣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深相委託潛使來
徃當時咸慮允爲變及岳死孝武又委岳兄勝心腹之
寄神武重舊允全護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
引弓擬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
哭之贈太保允三子世文世樂難陀興和末齊神武竝
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勅居定州賜田宅允弟勝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

衛可瓌之圍懷朔勝時亦爲軍主從父度拔鎮守旣被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彧以懷朔被圍之急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報命乃復攻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還報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爲賊所虜尋而襲殺可瓌衆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

深在五原爲破六韓賊所圍召勝爲軍主以功拜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于河胡擁朔州流人南下爲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介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岳攻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時杜洛周據幽定葛榮據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鎮之如何勝曰是所願也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遺之及榮入洛以預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後元天穆北征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

爲大都督鎮中山樓龍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榮徵勝使與介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禽其子冠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真定縣公及榮死勝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卽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衆旅不多何輕介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爲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降之復與介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衛將

軍及介朱氏將討齊神武勝時從介朱度律度律與先不平勝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爲兆所執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介殺可瓌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介矣勝曰可瓌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旣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旣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

北率鐵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
北之驍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遂以麾下
降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免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爲領
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
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都督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汙
北盪爲丘墟梁武帝敕其子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
間驍將尙宜慎之勿與爭鋒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
尚書令進爵琅邪郡公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有隙詔勝
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入關勝還軍南陽

遣右丞楊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
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浙陽詔授勝太保錄尚書
事聞齊神武已平潼關禽毛鴻賓勝乃還荊州州人鄧
誕執元穎引齊師時齊神武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
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奔梁在南二年梁武帝遇之甚
厚勝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
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
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帝握勝手
歔歔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度漢晉皆爾事乃關天
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帝禽竇泰於小關攻弘

農下河北禽郡守孫晏摧破東魏軍於沙苑奔追至河
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河橋之役勝大破東
魏軍周文令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齊神武率衆攻玉璧
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周文見齊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
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
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持稍追神武數里刃
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
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
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
疾大統十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

歸身闕庭冀望與公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
死而有知猶望覓飛賊庭以報恩遇爾周文覽書流涕
久之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
五六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
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
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
書千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
尋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
池中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
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

此也周文悅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太宰
錄尚書事謚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饗文帝廟庭無
子以弟岳子仲華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琅邪公大
象末位江陵總管勝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太學生及長能
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
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
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爲帳內軍
主與兄勝俱鎮恒州州陷投尔朱榮榮以爲都督每帳
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

於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
位望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
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
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之論也未幾孝明帝暴崩
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兵甲卒二千爲先驅至河陰
榮旣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決岳乃從容致諫榮尋
亦自悟乃尊立孝莊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榮破
葛榮平元顥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
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
奴足爲勅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慝

生焉乃謂介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榮大悅乃以天光爲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廂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廂大都督竝爲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衆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容大振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同向武功南度渭水攻圍趨柵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柵已克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

柵於是各還岳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爲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竝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旣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度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虜三千人馬亦無遺遂禽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

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百里
綱川使太尉侯伏侯元進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
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卽禽元進自餘諸柵
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涼之長阮一戰禽之高
平城中又執蕭寶寅以歸賊行臺万俟道洛退保牽屯
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以道洛驍果
絕倫得之甚喜以爲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
永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並禽之餘衆皆悉阮之
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
降復叛岳又討禽之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進

封樊城縣伯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進爵爲公天光入
洛使岳行雍州事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清水郡
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
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
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天
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
根本天光不從後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禽天光弟顯
壽以應齊神武及孝武卽位加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
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岳懼乃自
諸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趨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託以

牧馬於原州爲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万俟受洛于鉞
勒斛律沙門解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擁衆自守至
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涼受岳節度
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使於齊神武神武乃遣左
丞翟嵩使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悅三年岳召悅會於
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
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
痛起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
惜之贈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
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壯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

牀鳴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
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葬以王禮子緯嗣拜開府儀同
三司周保定中錄岳舊德進爵霍國公尚周文帝女
侯莫陳悅代人也父婆羅門爲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
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尔朱榮榮引爲府
長流參軍莊帝初除金紫光祿大夫封栢人縣侯尔朱
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爲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獲
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除鄯州刺史尔朱榮死後亦隨
天光下隴元曄立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公普泰中除
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齊神武悅與岳下隴以應

神武至雍州會爾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秦州刺史三年岳召悅共討曹泥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衆皆畏服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周文帝時爲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周文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敎欲還秦州守以拒賊復給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

夫相驚皆散趨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後恐爲人見乃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禽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卽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念賢字蓋盧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

鎮仍家焉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
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咲謂諸生曰男
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
稱後以破衛可瓌功除別將又以軍功封中留縣伯從
介朱榮入洛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恩縣公
永熙中孝武以賢爲中軍北向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
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爲秦州刺史加
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大師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
久之還朝兼錄尚書事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季等同
爲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

聖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爲圓極帝咲曰正與朕音
卽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頗減五年
除都督秦州刺史薨於州諡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爲父
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嘗至
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梁覽字景獻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
爲部落酋帥曾祖穆以枹罕城歸吐谷渾後又歸魏封
臨洮公祖顥爲尚書封南安公父釗河華二州刺史封
新陽縣伯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孝昌初秦州莫折念
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有二千人鎮河州從大軍平賊

歷梁河二州刺史封安德縣侯覽既爲本州刺史盛脩
甲仗人馬精銳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未可行
也承安中詔大鴻臚琅邪王皓就策授世爲河州刺史
承熙中改封郡公大統二年加大尉其年覽從弟企定
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能平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遷太
傅及河橋之役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青雀反北城覽
爲之謀主事平乃見殺子鶴雀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後
坐事免死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
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儕
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
不學其猶冗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
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
侍養非人子之道卽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
立由是知名鎮將召補鎮佐後隨賀拔岳征討爲岳長
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耻居其下
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
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爲
邊州建功効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搃大州遂以紹爲
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

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嘗謂岳曰公其慎之岳不從
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帝悅
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
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
以紹爲渭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爲岳長史周文爲
岳左丞及居相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紹性好施祿賜
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勅其子
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歛以
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服臨弔贈太尉賜東
園祕器子渙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爲酋帥曾祖天愛大武
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絕正光中蕭寶
夤爲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遂時爲都督以
遐爲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遂
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氏羌多赴
之共推鴻賓爲盟主旣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
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
追擊七柵皆平後寶夤構逆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
索馬迎接復於馬祗柵建旗鼓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
遷禽之寶夤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夤

懼口乾色變不遑部伍人皆亂還詔授遐南幽州刺史
進爵爲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賁知內外勢異輕
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
二州行臺孝武帝入關敕周文帝置二尚書分掌機事
遐與周惠達始爲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
少任俠有智謀世爲豪右貲產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
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毓等常依託之至於
自供衣食麤弊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惜

鴻賓大鼻眼多鬚鬚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氏羌見者皆
畏之加膽略騎射倣儻不拘小節昆季之中尤輕財好

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爲盟主常
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
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
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
乃改北地郡爲北雍州鴻賓爲刺史詔曰此以畫錦榮
卿也改三原縣爲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後介朱天光自
關中還洛夷夏心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
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交
尋拜西兗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
衣食與已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未

幾徵還爲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原之
及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爲西道之寄
車駕西幸漿糗乏絕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
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
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留守潼
關後神武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
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產也一字七寶遐養之爲弟
因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鬪多先鋒陷陣大統
四年爲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子野义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

代後因家上樂焉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
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余朱榮見而重之甚相
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余朱天光西討爲
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禦齊神武授朗閭內大都督及
帝西入詔朗爲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
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冷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
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
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爲恨三舉手搥牀而便氣盡
贈太尉于鳳位官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閔帝謀宇文
護見殺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
斯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致也徵洽聞強
記以夔襄任已終使咸英不墜韶濩惟新加以盡心所
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
顯智樊子鵠侯深等竝驅馳風塵之際但自陷夷戮觀
其遺跡雖獲罪於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賀拔
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竝邀時投隙展効立
功始則委質於朱中乃結款高氏大昌之後卽帝圖高
察其所由西非守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
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
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勅敵奮其智勇
克翦凶渠雜種畏威退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以
勲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
創業賀拔功成夙殞周文籍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
興信乎其然矣侯莫陳悅肆行殘慝死不旋踵觀其亡
滅蓋自取之念賢有始有卒取敬羣公梁覽終以取禍
鮮克之義雷紹馳驚雲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之
日乙弗朗展轉擾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北史卷四十九終

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石春坊右文管國子司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辛雄族祖琛 琛子衍 楊機

高道穆衍族子德源 兄謙之 慕雋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

雄有孝性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左

曹掾遷司徒仍授左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開明政事經

其斷割莫不悅服。博每謂人曰：必也無訟。幸雄有焉。歷尚書、駕部、三公、郎、會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服欲與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諤諤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雄之。夫左僕射蕭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

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魯榮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愍隱恤者也。古人唯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寃而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以爲

宣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孝明納之後除司空長史時
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
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
臺左丞與臨淮王或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鷓路衍
稽留未進或師已次汝濱逢北溝求救議以處分道別
不欲應之雄曰王執麾闔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
守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
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
擊賊聞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
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

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
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跡
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旄旗之列莫不奮激競
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
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
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
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
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
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
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

力者矣爲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
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
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
其必死寧可得也後爲吏部郎中及介朱榮入洛河陰
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欲以雄爲尚書門下
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知孝莊曰寧失亡而用之可失
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後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
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
簡罷非時徭役以紓人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
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

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
者之冤五言喪亂旣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
卓然者宜旌其門閭莊帝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
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一軍百歲從三品將軍永熙三
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雄懼其譖慝不能守正論
者頗譏之孝武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
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於永寧寺大集朝士責雄
及尚書崔孝芬劉厥楊機等曰爲臣奉主匡危救亂若
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乃
誅之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

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爲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
都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
坐免官後爲太尉騎兵參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
至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上第及梁將曹義
宗攻新野詔纂爲荊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
甚憚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危
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編素還入州城申以
盟約尋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孝莊卽位除兼尚書仍
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禽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
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見此功也永安二年元顥

乘勝至城下爲顥禽之孝莊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
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
姜洛生康乞得老舊是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
境內患之纂伺捕禽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纂僞屬洛
陽太昌中乃爲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除河內太守齊
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神武慰勉之因命前侍
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內手也尋爲
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荊州刺史時蠻酋樊大能應西魏
纂攻之不剋而敗爲西魏將獨孤信所害贈司徒公雄
族祖琛

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竝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
人見其父母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
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
丞入也孝文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
也景明中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
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竝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南
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
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
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
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所在有稱長子愨字

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書時李
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愨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復
逢其子早卒愨弟俊字叔義有文才魏子建爲山南行
臺以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所劫害贈
東秦州刺史俊弟術

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曹參軍與僕射
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剋濟再遷
尚書右丞出爲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
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書請立碑頌德齊
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竝追

詣晉陽俱爲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
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禽蕭
明遷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畧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
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
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
郡守支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
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
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肝台斬城二鎮將犯法
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
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

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
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
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
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
告於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
受命於天旣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
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
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業歷宋齊梁梁敗
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
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

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郡幹遷
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
襄少年高朗所獎也踈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
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
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
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
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
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欲勤於所
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
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貨物一豪無

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
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
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饒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
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
子閤卿尚書郎閤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
業初卒於太常丞術族子德源

德源字孝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左丞德源
沈靜好學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美儀容中書侍
郎裴讓之特相愛好兼有龍陽之重齊尚書僕射楊遵
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竝虛襟禮敬同舉薦之

後為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貧素因使薄
有資裝遂餉執事為父求贈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逖
上表薦德源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
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
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後兼
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及還待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
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遲迥起逆以
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隋受禪不得調者久之
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素與武陽太
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

為交結恐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及還祕書監
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即王劭同修國史德
源每於務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楊子法言二
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為掾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
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德源從祖兄元
植齊天保中司空司馬學涉有名聞於世德源族叔珍
之少有氣俠歷位北海太守後行平州事卒於州贈驃
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子愨武定末開府鎧曹參
軍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機

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
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
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
吾旣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時皇子國官
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
愉甚敬憚之後爲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訴訟者一經
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其事理歷司州別駕清河內
史河北太守並有能名永熙中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
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
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爲齊神武所誅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祖潛獻文初賜爵楊關
男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
尉父崇字積善少聰敏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
儉素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
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除洛陽令爲政
清斷吏人畏其威風發擿不避強禦縣內肅然卒贈滄
州刺史謚曰成道穆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
流儁士幼孤事兄如父母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
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
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

用於匠匠遂引爲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正光中出使柘州前刺史李世哲卽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法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余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爲行臺郎中委以軍機之事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孝莊孝莊時爲侍中深相保護及卽位賜爵龍城侯除大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及元顥逼武牢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言關中殘荒請車駕北度循河東帝然之其夜到河內郡北帝命道穆燭下作詔書布

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公於時余朱榮欲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今諸侯此桓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可謂養虺成虺悔無及矣榮深然之及孝莊反政因宴次謂余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社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醉因榮陳其作監軍時臨事能決實可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道穆外執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爭盡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叔宋世良等三十人於時用錢

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三政所
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
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旣示之以深
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
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
上殆欲不沈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
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
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
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
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松砂縱復私營不

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
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揚侃計鑄永安五
銖錢僕射介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
便卽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
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
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
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
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祕書圖籍及
典書緗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惣集帳目并牒儒學之
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

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
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
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
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耻於不成杖木之
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
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
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
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
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卽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
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

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
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
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
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諸門下通訴別
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從可息藜棘之下受罪吞
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余朱榮死帝召道穆付赦
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
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余朱世隆等戰於大夏
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
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

大行臺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爲南巡之計未發會尔朱兆入洛道穆慮禍託病去官世隆以其忠於前朝遂害之太昌中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道穆兄謙之

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專意經史天文筭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襲父爵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令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政體多爲故事時道穆爲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伎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年已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

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
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行新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
頗自屏心詔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以爲自正光以來
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諸將帥或非其才多
遣親者妄稱入募唯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略不
擊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
以勸誠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
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
望誰肯申聞蔽上旌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謹息
義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人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

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
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徃役微甄則還者
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入今不務以理還之
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
不患人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
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垂覽察靈太
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
后云謙之有學藝除爲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鄺
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施贍恤言諾無虧居家
儉謙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髮鬚

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謙之以父舅氏沮渠蒙
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
事佛道爲論貶之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流競以
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
多未盡善乃更改元脩者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
識者歎其多能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
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
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
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
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

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
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
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
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
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
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
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旣盈人
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
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茅之臣出財助邊
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

法既興錢弊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關百蠻內不
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祗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
煩千金日費倉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
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竝行大小子母
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彫零軍國用少別
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
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
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
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
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

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竝用行之無損國
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
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
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會謙之家僮
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
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
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諡曰康又
除一子出身以明寬屈謙之弟謹之字道脩父崇旣還
本姓以謹之繼沮渠氏

綦儁字擢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儁孝莊時仕累

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余朱世隆等誅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者儁避席曰廣陵王雖爲余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神武將從之時黃門崔陵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固執悛言遂立孝武帝及帝入關神武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勲貴排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挾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毋儁故見敗羶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

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文貞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祖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幼之位金明太守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臣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擣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

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
二方起逆領軍元義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
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因奏立勲附隊令各
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贊義德美義
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是
稱薦之又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
士郎脩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余朱
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孝莊入宮仍除偉給
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考外
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

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
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而
著作郎節閔帝立除祕書監仍著作初余朱兆入洛官
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
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
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
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彥海崔深
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
諂亂上黨王天穆及余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脩

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纂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迹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沈厚內實矯競與纂偉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長子昂襲爵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居代都父侃卒於書侍御史忠之涉獵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宇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梁武定初爲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旣獲丞職大爲忻蒲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旣失官爵怏怏發疾卒于君山

費穆字朗興代人也祖于位商賈一曹今懷州刺史賜爵松陽男父萬襲爵位梁州鎮將贈冀州刺史穆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文史好尚功名宜武初襲爵稍遷涇州

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臨太后之元舅特外戚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後蠕蠕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饑侵掠邊邑詔穆銜旨宣慰莫不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爲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敵便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劣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及六鎮反叛穆爲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班師以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不全則并肆危選

鎮捍僉議舉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尋改雲州刺史穆招集離散頗得人心北境州鎮皆沒唯穆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穆乃棄城南走投介朱榮於秀容旣而詣獨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以都督討平二絳反蜀拜散騎常侍後祇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擊破之及介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榮推奉孝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政以推奉主上順人心故今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作討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

不得度太行而內難行矣榮心然之於是有河陰之事
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爲吏部尚書魯縣侯進
封趙平郡公爲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討
平邢杲時元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旣平齊地將擊顥穆
圍武牢將拔屬天穆北度旣無後繼穆遂降顥顥以河
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殺之孝莊還官贈侍中司
徒公謚曰武宣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也頗有氣尚尤知北土風俗
歷東宮齋帥羽林監後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
進訪累遷沃野鎮將前後頻使遠藩粗能稱旨普泰中

除大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子恂嗣

論曰辛雄吏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監德
源雅業無虧竝素門之所得也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
弟有政事之用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忠之雖
文史足用而雅道農聞費穆出身効力功名著矣末路
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哉孟威以方言陳力其勤亦
可稱矣

北史卷五十一終

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德鄭右春坊右中書監子晉業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子獻

清河王岳子屬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子元海弟思遠

平秦王歸彥兄子武弟王普

長樂王靈山

神武諸子

趙郡王琛字元寶齊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變結神武帥師入洛陽以晉陽根本召琛留總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廷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天平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進爵爲王配享神武廟庭子獻嗣

獻小名須拔幼孤聰慧夙成特爲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異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

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獻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獻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獻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爲休務一日獻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獻歔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爲發哀舉聲殞絕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卧起日夜喻之并發左右不許進水雖絕清澈午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歐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

謂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日痛孤遺
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爲之憫
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爲王獻身長
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出爲
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稱爲良牧六年詔獻
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獻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
勞苦定州先常藏冰長史宋欽道以獻冒熱遣倍道送
冰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獻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
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
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獻於是親

帥營伍強弱相持賴全者十三四焉八年除都督北朔
州刺史獻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爲兵人所
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
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
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獻侍中攝大都督
府長史獻後因侍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
有如此長史不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臨崩預受顧
託奉迎武成於鄴拜尚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
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
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獻跣步號哭面皆破裂

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
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
宮人避之獻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取
獻節度而使段孝先總焉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
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
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
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
稍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
道爲虜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
抱其頭哭任城王潛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

帝前曰段婆善爲送女客於是獻爲能加尚書令封
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晚節頗以酒色爲和士開所
構獻久與朝政譽望日隆漸被踈忌乃撰古忠臣義士
號曰要言以致其意武成崩葬後數日獻與馮翊王潤
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
并入奏太后因出土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
獻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獻獻正色曰今論國家大
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獻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
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獻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
嘆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

獻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恐見
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獻曰吾上不負天
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獻執之彌固出至
永巷被送華林園於崔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
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葬竟
無贈謚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於長
安

清河王岳字洪畧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
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氣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太
尉錄尚書事謚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

姿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
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
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卦大有占者曰吉
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
武後起岳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
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及戰於韓陵神武
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
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封
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
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

僚屬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
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畿時神武統務晉
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
帶及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
起復本位歷冀晉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邊之
稱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其貞陽侯明於寒山
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掎角聲援岳總諸軍南討與行
臺慕容紹宗擊破明禽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
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
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
所獲西魏出岳援思政岳內外防禦城不沒者三板會
文襄親臨數日剋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文
襄以爲己功故賞典不弘文襄崩文宣出撫晉陽令岳
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
五年加太保尋爲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
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荊州因畧地克郢州獲梁郢州
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
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
擎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
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爲領軍岳謂其德

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爲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縣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鳩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假黃鉞給輜輶車諡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爲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噐儲甲千餘領文襄不岳表求納之文襄推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請

上甲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文襄廟庭後武成知其前諾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勣

勣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性剛直有才幹解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勣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幸勣將斬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勣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勣攘袂曰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

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勸勸後主五
品已下家累悉置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
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遷勸恒後殿
爲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勸發言流
涕悲不自勝帝爲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爲丞
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隣境宜善自
愛勸拜謝曰勸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旣蒙獲宥已
多優幸况濫叨名級致速官謫帝甚器之再遷楚州刺
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者必以牛酒至破產
業勸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

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氏數年
已來荒悖滋甚天厭亂德祚寔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
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剗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
祆訛人神怨憤怪異荐發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蕃
守與其隣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卽其時
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駑怯請効鷹犬并上平陳
五策帝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勸爲行軍總管
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
段時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勸有威名拜洮州刺
史下車大崇威惠人夷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

政稱後吐谷渾來寇勦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勦亡戶口坐免卒于家大唐褒顯前代名臣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士廉最知名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盛來赴以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洛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

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食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彌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歐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

至凶暴橫行間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閹爲事文宣並收
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
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人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
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
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
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回自啓來歸徵
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

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
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
事成以汝爲皇太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
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相留濟南於鄴除領
軍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
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
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
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城
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武城小字步落稽
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將被擊也旣而太史奏

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
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問自安之計
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
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
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達床徐步夜漏未盡
武成遽出曰神筭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
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
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
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
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

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
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執豐
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
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
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
時有林慮令姓藩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
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
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
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卽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
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譖被馬鞭六十

貴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友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
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
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
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
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
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
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
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爲及爲右僕射又
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

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
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
鷄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
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
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因心銜恨武
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
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踈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
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
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頽絕
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掣鷹於西市駿

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大馬班位榮冠軒冕
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
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隣國竝非有幸奄見誅
歿孤旣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
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
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爲長
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
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
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
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

二千入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時帝在
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孝卿孝
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
乂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爾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
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剥焚之烹
尚之於鄴市令內參謝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
及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
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
旣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爲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徒

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
以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東事遂死
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
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
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
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
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妬數
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
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爲
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
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
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濟南自晉陽
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
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楊燕等欲去二王
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
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
督成休寧列杖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栢
閣示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
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
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

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卽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
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
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旣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
言陵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尋
其前翻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
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
收曰至尊以右丞相登帝位今爲歸彥威名太盛故出
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卽乾和繕寫書
曰仍敕門司不聽輒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
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

錢帛鼓吹鑿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清陽
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
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
乘虛入鄴爲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曄韶襲
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通報之便嬰城拒守
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璩中
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
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
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
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

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
良俱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其後城破單騎北走至
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
黃領少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邪歸彥曰元海乾和
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
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
鼓吹臣爲蕃王大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
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
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
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

山崩得石角二藏在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
二和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出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
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見之怒
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
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
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
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
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
贈上開府豫州刺史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

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
文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以靈山從父兄齊
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
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
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
識恍惚遂以卒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乂襲乂少謹武
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爲太府少卿坐事死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
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
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尔朱氏生

彭城景思王浚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余
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
王潤馬氏生漢陽敬懷王洽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
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
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
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
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
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
節頗以讀書爲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
騎射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時洩出浚

恒黃左帝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
監兼侍中出爲青州刺史雖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
畏然之保定初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
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
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
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
從幸東山帝裸程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
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譏
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
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
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
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
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
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
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嘿
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
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
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
渙輒以手拉拚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
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後

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款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洸第二子準字茂則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王竝給仗衛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以酖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洸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洸書見洸筆迹未工戲洸曰五郎書盡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洸正色答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爲滄洲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齋糧食洸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洸察知之守令畢集洸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

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波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常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史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波乃詐爲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波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

百人相率具饌曰波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波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波未暮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威乃詣閣諮陳波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及以權威爲言脩等慙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

遷太師錄尚書澈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卽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魏叔之內妹也依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澈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車駕巡幸澈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群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澈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澈第至內室稱敕呼澈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澈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澈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澈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澈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輜輶車

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不群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爲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

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
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
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
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
渙第七爲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
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
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
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
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
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勅李氏還第而

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請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
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
蒙恩詔得反蕃闡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
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
爵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
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
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
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
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

山王演第二子亮嗣

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馬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任城王潛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潛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

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以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潛頗牧大蕃雖不潔已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潛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潛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脩啓於潛至尊出奔宗廟旣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令事歸終歸叔父潛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

北史卷五十一 列傳 二十三
昂帝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潛竟不達潛與廣寧王孝珩
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
送書并赦詔潛竝沉諸井戰敗潛孝珩俱被禽憲曰任
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
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
子將至鄴城潛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
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盧蓬首垢面長齊不
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潛及五
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稱
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
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
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
擢拜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導引梓宮吹
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
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劍死
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
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
驚悅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

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爲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

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於摘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勤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
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
第二子建德爲後

論曰趙郡王以跼萼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固此
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
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
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歟清河屬經綸之
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
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屬
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鄴都以速其禍智小

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爭遇禍
固齊室之比于彭城泣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
古未爲易遇上黨申威淮海受辱牢竄以英俠之氣迫
悲歌之思欲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
廉慎閑明妄被讒慝以武成陰忌之朝而見免夫角弓
之刺已爲幸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北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史管國子監書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
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

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救之曰吾飲汾清三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履綦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幃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

敦處處營造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口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獻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獻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尃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醜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媼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

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
盧如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
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
好綴文有技藝嘗於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
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
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旣深事藉機變宜使任
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
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
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

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卽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
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
高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圍勒
兵出旣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
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
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
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
滄洲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
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
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

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
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
親爲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
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
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
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
受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
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筭裁
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
從之尋卒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
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
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
胄將出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
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
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
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
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譎言
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
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

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奏
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帝聞以爲反狀訊
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盡作陛下形哭之
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
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
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
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
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
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思遷并州刺

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
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
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
共譟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
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
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
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
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
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
恭未荅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

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
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
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
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
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
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
辜於天而遭鳩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
由可見遂飲藥而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
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職免官及討定陽士

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故
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
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唯
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悉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
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齊中抱之
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
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
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
丞膳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

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禽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

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苦大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勦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王竟奔鄴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鄉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

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
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
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
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
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
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
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
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
涕鳴噎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磚石以
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得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

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
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
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
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基連延長皆死
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
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
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齊人後斫刺死者一千
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街上士張壽輒牽
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以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
幾中馬城東阢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

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傾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敗亡爲上至是

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旣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

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元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余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游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群小同飲擅致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

事不果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蹠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

號紹義遂卽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

之流于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

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群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太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瑛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死涼風堂使百年

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目擊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爲太原王紹德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

皇初卒於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二初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

爲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
諫之歛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
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畫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
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
恣情強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人
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
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
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看極樂
後主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
卧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喙不已謂綽曰如

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
軍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
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
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搯殺之瘞於興聖佛寺
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
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
爲姊姊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
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
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

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比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趨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

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噐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竒屬宮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噎何能幸左右帝每稱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脩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

向者甞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
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四
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
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
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踈正
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人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
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
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
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
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

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
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
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
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
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
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
廢至尊剝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珮
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
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卽陸令萱也儼欲
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

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強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十八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

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強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輒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此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

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根
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珣
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輦密迎祖班問之
班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
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曰
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
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
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
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兒桃
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

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
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
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
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
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
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帝常曰此
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
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

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
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
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
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楊王仁直次
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
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克而已尋
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
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

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
英詔與蕭琮陳叔寶脩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
質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
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
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
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殲覆有徵若使蘭陵獲
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
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

北史卷五十二
列傳 十八
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理至淪亡無
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
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
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
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呼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
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
效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
師傳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
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
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史卷五十二終

